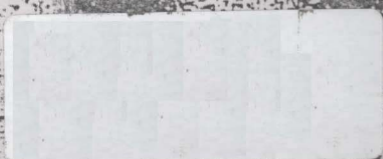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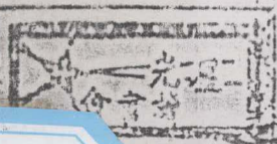


今日的门厦

章乃器题

星光通斗纪念

趙家欣著



今日的厦门

赵家欣

厦门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

一九三八年一月

目 次

封面题字·····	章乃器
封面设计·····	陈小鹏
序·····	蒲 风
今日的厦门·····	.. 3
欢迎莅厦国军·····	.. 5
撤退! 搬家·····	.. 9
大炮声响了·····	.. 10
抗敌宣传队到街头宣传记·····	.. 12
胡里山劳军记·····	.. 16
怒吼了的鼓浪屿·····	.. 18
炮轰五通港·····	.. 19
从五通到澳头·····	.. 22
屿仔尾劳军记·····	.. 25
严重的渔民问题·····	.. 28
伟大的行列·····	.. 30
十一月十日·····	.. 32
附 录	
四月来敌机骚扰厦禾等表 ·····	.. 37
后记·····	.. 赵家欣

序

虽然离别了厦门，但勿论如何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列同志的救国的热忱深嵌在我的脑海里，老是消灭不了的。我时常想起大家的新鲜活泼的敏捷的精神，由是，对于目今的在广州的工作的迟缓感到疼心。

最少，我可以坚决地这样说：厦门之所以迄今仍飘扬着青天白日旗，文抗会诸同志的一心一德保卫厦门，实为其主要因素。

我读着家欣同志的“今日的厦门”，在我离开了厦门百日，而“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此成立了，将近十日以后，我发现了好多工作上的座右铭。我们虽然刚刚开始工作，然而，有好多工作简直是刻不容缓地应该迎头赶上的。

我们的报纸上缺乏救亡活动的记载。也许根本我们还没有出发过去干劳军工作，以及普遍宣传作最下层的活动哩！

我有时老是搁在脑海里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策源地的本来面目吗？

守旧是广州人的一种特质。——然而，在今日，一口咬定梭矛土銃可以胜过机关枪，大炮，其谁相信？

在外国，一切莫不现代化，战争化。无论其经济建设，即使是报章杂志亦然。

可是，在广州，低级趣味的，非潮流所趋的报纸却仍占着最重大的努力，而好象其营垒有点牢不可破。——读家欣同志的笔墨，真觉得眼界一新呵！

新近，我们这里的文协成立了，大家开始为国防文化作整个开展的布置了。——凡能够有利我们的工作进行的，我们都虔心虔意来接纳、采用。虽然未来的成绩不敢担保，依靠我们的努力，能使“革命策源地”数字不致一文不值，则将是幸事了罢！

在这种场合，无疑，家欣同志的“今日的厦门”极足以被我们借镜。我们需要这么一种记述，而且，我更需要所听到各地的多方面的一切救亡工作概况呵！

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的我已有如是之感，则内地之需要此书而又可想而知。家欣同志的“今日的厦门”之出版，可不正是救亡声中之一大福音吗？

是为记。

蒲 风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广州

今日的厦门

读胡连长致文抗会信，记者深深地为“是厦门民众自由呼吸的时候了”这句话所感动。我们生长在厦门，敌人的横蛮，凶暴，我们非但听到，看到，同时在我们的周遭亲切地感受到。在所谓特殊环境的情况下，我们爱国没有自由，说话没有自由，日本人欺负我们这么凶，我们还得用尽文字的技巧去避免人家的口实，日本两个字一忘记用X X替代，祸事马上降临，十八万厦门人几乎全变成哑巴和瞎子，连呼吸都窒息起来了；自华北战争上海战争相继爆发后，全面抗战已不能避免地展开了，全国各地皆积极准备抗战工作，只有厦门则毫无动静，因是文抗会大胆地提出“武装保卫厦门”的意见，这六个字兴奋了许多厦门人，同时也笑坏了许多“恐日病者”。他们的理由是：给人家扼住了喉管的人，还说什么跟人家打架？可是，事实最为雄辩，厦门是可以保卫的，只要我们的政府和民众抱定牺牲的决心，敌人的武器虽然凶，也经不起怒焰般的意志的摧毁；上海战争，便是一个明证。

这几天，在厦门树立了根深蒂固无上权威的日台浪人撤退了，同时我们的抗日部队一七五师进驻了，时代的风暴给厦门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从来不曾厦门发现的抗日标语；驻军的坚决表

示兴奋了许多人的心，它医好了厦门人的“伤风症”，厦门人可以自由呼吸了，一向醒酿在内心的兴奋而苦闷的情绪可以迸发了！

战争是苦痛的，然而每个中国人都在希望着战争。死是可怕的，然而每个中国人都不想避开它，这是现阶段为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大众的共同见解。

厦门是中国的领土，厦门是厦门人的家乡，谁人不愿意保卫国土，谁人不愿意保卫家乡，在此三千万同胞悲惨的命运足够我们警惕。胡连长说：“战士们杀敌的情绪是非常激昂的，没有一个同志不是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而喊出‘厦门就是我们的坟墓’”！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厦门人不抱着最大的牺牲决心，而喊出‘厦门就是我们的坟墓’！”

全厦门的男女老幼都兴奋起来了，据妇慰会宣传队和征募队队员说：当我们在一个平民区里宣传时，一个贫穷的妇人很感动地把衣袋里仅有的五毛法币三个铜板捐了出来；她很兴奋地说道：“只要人家同心协力，便不怕日本鬼子了”；她问道：“你们都很热心，我能够帮你们干些什么吗”？我们请她加入妇慰会，请她后天到助产学校去帮同制造慰问品。她说：“妇慰会的工作我都不会做，还是不必加入好，制造慰劳品我会，后天一定来”。一个年纪很老的妇人，好象是她的母亲，听了很受感动，跑进屋子里去，拿出来四毛小洋说：“我仅有的这些钱也捐了吧，你们热心，后天我也去制

造慰劳品”。这老人家衷心的热诚太使我们感动了，我们感觉到现实的光明，我们得到无限的勇气，这力量将把我们推动到更积极的途程上去！

中华民族苏生了，我们已有着爱国的自由，我们拼着血肉捍卫我们的家乡。敌人，来罢，瞧瞧十八万人的力量！

（八月二十六日《星光日报》）

欢 迎 莅 厦 国 军

标准螺拉长声音悲壮地叫着！

灰色的天慢慢地往下低沉，寂寞的空间飘扬着九月的风，黄昏的时候，显得有点寒冷了！

十个女的，三个男的，我们一共十三人，黄包车拉成一条长的行列。静悄悄的街道，疏稀稀的几位行人奇异地瞧着我们，约莫十分钟，黄包车停留在我们的目的地。

空场上许多军队里的弟兄在休息，瞧着他们，我们的心里都涌起了崇敬的情绪，大家一个信念：“他们是来保卫厦门的”！

十余分钟以后，我们被延进一间广大的临时会客室，主人是一个身体

瘦削，精神奋发的长个子青年。

“兄弟姓张，团部政训员，团长因事未能分身，派兄弟接见诸位……”一对灵活的眼珠子溜着每个人，态度很谦虚。

“自从昨天贵部开到厦门，给每个厦门人以很大的安慰，我们认定，厦门是中国的领土，是福建的门户，厦门不能让敌人轻易地占据了去。所以文化界抗战后援会成立之初，即有‘保卫厦门’的呼声，现在，贵部前来负起保卫厦门的责任，这是全厦十八万市民一个多么兴奋的事情，本市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为表示欢迎并致敬慰劳贵部起见，特派兄弟等前来，向我卫国将士谨致微忱。”文抗会代表衷心而简短的欢迎词说过了，代表们静默着，期待着主人的谈话。

“守土卫国，是军人的天职，诸位的欢迎，很不敢当，本团原驻石码，现在奉命调厦门来，兄弟们都很高兴，厦门是华南国防上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当然要保卫它，我们绝不会有再撤回漳泉的一天，厦门在，本团也在，厦门亡，本团也亡；总之，本团全体官兵，已抱定与厦门共存亡的决心，兄弟常常感觉到一个人活要活得有意义，死也要死得有意义；根据统计中国人的死亡，平均在三十六岁左右，我们都已二三十岁了，死了也不算早，为抗战而死，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死，不是很有意义吗？对于这次抗战，兄弟很觉乐观，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疯狂，但最后胜利终必属于我们

的……”很从容的一串话语，从那英勇的年青人的嘴里迸发出来，十多个人屏息着呼吸，静悄悄地，热烈的气息流动在整个屋子里，每个人都感到温暖！

一个女的站立起来：“鄙人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全体会员，向贵部谨致欢迎，六年来，我们不断地遭受到敌人的残害，东北三千万同胞辗转呻吟在敌人的铁蹄下过着奴隶的生活，现在平津的同胞也沦入同等的运命了，厦门是华南一个重要地方，敌人掠夺华南的首要目标，我们希望贵部切实地负起保卫厦门的责任，使十八万厦门同胞不致沦为敌人奴隶，厦门十八万同胞，愿为贵部的后盾……”

笼罩在所谓特殊环境的气氛中，十八万厦门同胞确有随时沦入奴隶命运可能、现在，时代的风暴扫荡了所谓特殊气氛，厦门是我们的，我们愿意在我们爱国军队的领导下发扬爱国的自由！负起救国的天职！

谈话的范围渐渐扩大了，许多代表相继的说话，主人也说了许多话，在那么短促的时间里，大家好象很熟悉，多年朋友似的无顾忌地谈天，什么力量使得我们这样？大家有着同一目标：

——抗敌救国

跑到大门，天已黑了，十三颗愉快的，兴奋的心一齐跳动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

巨大的洪响飘扬在夜的空间，空场上散步的士兵们也热烈地拍着手，跟着唱。

欢迎一五七师保卫厦门！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洪流般的音响随着夜风的飘荡消失在远处的暮霭中！

“救，救，救，救中国；

一起向前走，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

.....

.....

“打回老家去

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

行列蠕动在暮色苍茫的归途上，歌声划破寂寥的夜空，女的十个，男的三个，我们一共十三人！

（八月二十四日《星光日报》）

撤退！搬家！

在中山路十字街站上约莫十分钟，载着一批批搬家的家俬，逃难呀，每个行色匆匆的人的心底下都意识着这三个字。

血腥的风暴到来了！

可是：逃难，何处是安全地带，数年来的积恨，血淋淋的现实，中国人自由呼吸的时候到了，逃！为什么要逃？往哪里逃？

亲爱的同胞，不要逃，捍卫我们的家乡！

日台民撤退的命令下了，一个台湾老妇人一边收拾家俬，一边叹息着：“平安无事不是很好吗？欺负人家还不够！回台湾去，不顾人家死活，回台湾去喝西北风！”两颗圆圆的泪珠滴下，看看这，看看那，笨重的东西不要带，怪心疼的，她合上双手，祈祷着：“上帝会不容的”！

一个年青老实的台湾商人无话地愁着脸，有人问他，“家俬不带回去吗？”

“不！还要来哪！”

“遗失了怎么办”？

年青的台湾商人沉默着，好久好久不说话，突然，他用力咬着下唇：“遗失了向日本军阀讨”！他又沉默在愁苦中。

街道上，许多店铺关上大门，这是已遵命撤退的台湾商店，思明西路，局口街，许多台湾人忙着搬运，无数张脸孔，没有一个笑的，回乡不是好事情！这是记者第一次瞧到的事。

舞场停闭，小典止典待赎，大规模的医院关门，大洋行收歇，报馆停刊，烟厠、赌场、妓院一齐停止营业。

滚蛋罢！吸血鬼们！

码头上很拥挤，人，行李，船户，警察，人力车，汽车，货车，许多声音混成一片，海中停着好几条什么丸什么丸的轮船，无力地放着气，天很晴朗；但景色很凄凉，行李搬下码头，小舟向什么丸的轮船驶去，船内有愁着脸的老妇人，有沉郁的男人，有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小孩子很喜欢，他们还没看见过台湾，快乐地拍着手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许多小嘴一齐噙动着！

“要死吗？回到台湾去，再唱时，看你要不要命？”大人的吆喝。

小孩张着惊慌的眼睛，瞧着大人忧郁的脸！不敢唱了！

“再会吧！厦门”当轮船开行了的时候，许多热烈的眼睛望着岸上的厦门，心底下这么的说着……

（八月二十三日《星星晚报》）

大 炮 声 响 了

日军进攻上海惨败后，为了缓和国内反战空气及支撑所谓“皇军”之声誉地位，其转而骚扰华南的行动，早在吾人的意料中，三十一日广州漳码建瓿的轰炸，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南的一个“探针”，续在这“探针”之后，日军阔的魔手伸展到厦门来了。

三日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疯狂地轰炸着厦门，那时候是上午五点多钟，我才睡不到四个钟头。在睡眠中，起初还以为是香港的飓风吹到厦门来了，终于接二连三的声响轰醒了我的意识，辨出了那是大炮而不是飓风，是

我们所意料中的那一天到临了。我兴奋着，穿好衣服，连脸都忘记洗就跑出了家。马路上，许多人站着瞧天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着惊异和莫明其妙的颜色，一些人说是战舰贺炮，可是贺炮的声音没这么结实。有的人说是日本战舰炮轰金门，但声音不会这么清朗。厦门一向是安乐窝，战争和厦门人的见闻距离得很远，当记者以电话向各方探询后，证明了确确实实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已轰击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我们守炮台的英勇士兵，为了保卫我们的领土，为了还打击者以打击，虽然在敌舰的大炮下伤了几个人，终于击退疯狂的敌人。听说还伤了一艘战舰，这是胡里山炮台五十三年来第一次有意义的轰击。

继在战舰大炮之后，敌人的飞机也出动了，七点钟时候，一架深灰色红尾巴的飞机飞翔在晴朗的天空中，接着机关枪卜卜地响着，一般民众疑惑着，是敌人的飞机还是我们的飞机呢？如果是敌人的飞机，为什么没有警报，我们的飞机吧！机关枪干么响着，盘旋了二三十分钟，警笛响了，高射机关枪连珠般地响着，轰！轰！轰！敌人的炸弹震动着每个人的心，仇恨的火花在每个人的心底迸发了，听着那清晰的枪声，炮声，轰炸声，我们只有兴奋。我们十多个人，在计划着战时工作，厦门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应该保卫我们的家乡。第二次来的飞机一共三架，我和小陈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回到报馆探望，在路上，警报响了，我们跟着行人一齐避到人行道上，卜卜卜轰，敌机又在施行残酷的轰炸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计划着，战争继续时，组织战时服务团，同时，对于今天的受伤的士兵们，该先去慰问一下。

我们还未计划出具体办法时，第三次警报响了，敌机三架又出现在天空，同时，炮声又轰起来了。机关枪，炸弹，大炮，我们很清楚辨出了它的声音，

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我们损失了些什么？没有，相反地，更坚决了我们抗战的勇气和杀敌的决心！

许多年青的朋友，计划着战时该干些什么，抗战的火焰，燃烧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我们坚决地自信，敌人的飞机大炮，只能给我们物质上的损害，同时他却给我们精神上增加了无限的勇气。

（九月四日《星光晚报》）

抗敌宣传队街头宣传记

我们这一队分配在西区宣传，三十多人的队伍里包括有演讲员，歌咏员和话剧员，因为鸽翼剧社的户外剧是临时排练起来的，要预备一些东西，所以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两点多钟。

在宽广整洁的中山路上，我们的行列前进了，三十多个年青的心跳跃着，兴奋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义勇军进行曲已成为今日最普遍的一支歌曲，没有一个人不会唱，三十多个宏亮的音响汇合在一起，荡漾在晴朗的天空。

队伍转了几个湾，在开元路停留下来，宏亮的歌声又飘扬起来，救中国，示威歌，打回老家去……指导员扬着手指挥，群众渐渐地围成一个大圈，楼

屋上的窗门开了，探出许多脑袋。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人群中有人低声地问道。

“宣传队，你没有看见那面小旗吗？”同伴回答着，为表示更深层的认识起见，他提高声音说：“是宣传叫大家打臭日本仔的！”

“诸位，日本人计划了几十年，想把我们中国一口一口吞下去；六年前，吞去了东北三省，接着吞去了热河，河北察哈尔两省也已搁在他们的嘴边，七月七日的晚上，芦沟桥……”歌咏停止后，一位女演员站上条凳向着群众说话，空气传布着她的话语，人们肃静地倾着耳朵听，无数只眼睛流露着热烈、亲切、兴奋的感情！

第二个男演讲员接着站上去，人群聚扰得越多，大家仰着头，眼光集中在那摆动着两支手的演讲员身上。开元路十字街头，简直挤得水洩不通。突然人群骚动起来，两辆载行李搬家的人力车停留在人圈中，有人的劝行李的主人不要搬家，不要害怕敌人，可是搬家的人一味害怕敌人的飞机大炮，非但不听劝告，而且说了许多逃亡国奴也不愿意说出口的话。最后，他的同伴悔悟了，表示不愿搬家，人力车夫受了很大的感动，也不愿意再走。那位恐日病者急了，竟横蛮起来，打着车夫要他赶快走，群众瞧不过眼，忿怒进在每个人的心，许多人冲进人圈里，痛殴着那个横蛮的准亡国奴。在群众情绪极端奋发之时，一个青年扬着鸽翼剧社的旗帜，站在力车上说话：“同胞们！我们大家不要怕，不要逃，难道我们的祖家坟墓便这么容易地拱手让给敌人吗？不，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抗战，我们要集合群众的力量，赶跑日本强盗，捍卫我们的家乡，谁逃，谁便是亡国奴……”

一幕配合着宣传队的街头剧便这样的结束了，我们唱着歌，齐整了队伍，别离了数百个热心听讲的同胞，再向我们的工作目的地迈进。

阳光照耀着每一个人的面孔，我们的眼前有的是光明，三十多个年青的、愉快的活泼的心跳动着，多年来被压扼着闷气，在嘹亮的歌声里迸发了。

队伍停止在水仙路的三叉路口，歌声又飘扬起来，人们很快地围成一个三面的圈子。一个男演讲员站到条凳上去，挥着一支手：

“街头演讲，在厦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数十年来，我们处在日台浪人的势力范围下，平时连话都不能畅快的说，更不必谈到在街头演讲，现在我们可以畅畅快快地说话了，日本人欺负我们，我们已退让够了，已忍耐够了，现在我们要起来他拼个你死我活……”

因为地点接近海口，听讲的人，多半是工人船户，他们听得那么入神，情绪随演讲者声调的高低而转变，有的脸暴涨着青筋，有时兴奋的笑了。这些人，有着纯洁的情感，他们知道日本人可恶，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阴谋有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听着从来所未听到的事实，他们获得了对日本更深的认识，仰着头，每支眼睛都睁得圆圆的。

谦顺洋行的店伙端出两大缸茶水：“你们太辛苦了，请喝喝茶水解渴。”热烈的情感，充分地表示抗敌工作中全民的一致！

“兄弟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教大家唱一支歌，”歌咏队指挥站在条凳上说话：“这支歌是救亡歌曲，不是像大家从前所唱的‘歌仔戏调’，那种亡国的音调现在我们不要唱它，救亡歌曲便是救我们中国打倒臭日本的歌曲，大家要学习，大家唱，唱到把臭日本赶回东洋去为止；现在我要教大家唱的是‘救中国’，中国给臭日本欺负得太厉害了，大家要起来救我们的国家，这支歌的第一句便是叫大家‘救！救！救！救中国’怎样才能救中国呢？第二句它教我们道：‘一齐向前走’，大家要团结起来，一齐向前才能够救中国，可是向前还是不够的，它教我们‘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要救国，便得努力